



联合国



Distr.
GENERAL

安全理事会

S/11615
6 February 197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塞浦路斯共和国副总统兼土裔塞人自治政府首长劳夫·登克塔什先生阁下给你的信，其中谈到一九七五年一月六日希裔塞人社区驻联合国代表齐农·罗西迪斯大使在其信中提出的问题(S/11596)。

如蒙将这封信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散发，不胜感激。

常驻代表

大使

奥斯曼·奥尔查伊(签名)

75-02875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塞浦路斯共和国副总统
登克塔什先生给秘书长的信

我想谈谈一九七五年一月六日希裔塞人驻联合国代表罗西迪斯先生给你的信，这封信已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作为安全理事会第S/11596号文件散发。

我愿再次正式声明：由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间希裔塞人对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社区和宪法政府的土裔塞人翼所发动的攻击而造成的实际情况，罗西迪斯先生自一九六三年底起就已不再是整个塞浦路斯的代表了。因此，他无权代表土裔塞人社区或整个塞浦路斯讲话。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信的开头一句话——“我奉我国政府指示”是企图冒充他实际并没有的身份。这里应该指出，希裔塞人政府自从在十一年前篡夺了政府机关以来，一直以“塞浦路斯政府”的姿态出现，同时在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彻底忽视宪法规定的情况下，专断地在非土耳其人区域行使这项权利。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的政变和随后土耳其为了使塞浦路斯这个双社区的国家不被希塞统一运动毁灭而介入以后，实际情况有了进一步的变化。目前在塞浦路斯存在着两个各自分开的自治政府，对塞浦路斯两个彼此分开的区域实施控制。从一九七四年七月起，罗西迪斯先生不能代表整个塞浦路斯的事实也就更清楚了。

比伦特·埃杰维特先生是在塞浦路斯北方的土裔塞人自治区内作的讲话。他所说的话得到住在该区域的120,000土裔塞人的赞成，因为埃杰维特先生在讲话中说明了土耳其政府采取有限及和平的决定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土裔塞人过去十一年来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歧视和无人道的待遇，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政变所造成的危险，这种危险威胁到塞浦路斯的独立和土裔塞人区的根本生存。

在谈到马卡里奥大主教时，埃杰维特先生正确地指出：大主教只是希裔塞人社区的一个问题，至于他是塞浦路斯的总统，代表着全体塞岛人民的说法，那是毫无依据的。埃杰维特先生这样说，不过是重复一件公认的事实而已。实际上，马卡里奥大主教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命令希裔塞人发动攻击，从而在“希塞统一”的

名目下杀死了成百的手无寸铁的土耳其人，使得 24,000 土裔塞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103 个土耳其人村庄遭到彻底或部分的毁灭和掠夺；自那时起，他便已经丧失了担任那作代表性职权的权利。他在过去十一年里的活动对塞浦路斯的土裔社区也是同样地具有破坏性，而且完全违反了宪法的规定。他的行动从来就不象是“独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总统”，因为他不能胜任这个职位。作为一个狂热的教会领导人，他唯一关心的是履行“教会的历史性任务——希塞统一”，他的作为一向只是限于希裔塞人社区的领导人，而且他关心的也只是那个社区的利益。

罗西迪斯先生把土耳其的干涉称为侵略行动。这至少也是不正确和不公正的说法。土耳其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地表明，它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派遣一支和平部队到塞浦路斯的唯一目的是捍卫塞浦路斯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同时保护土裔塞人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希腊军人执政团和其在塞浦路斯的同伙在塞浦路斯导演了一场政变。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自己也曾安全理事会宣称这次政变是希腊方面“悍然违犯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企图接管塞浦路斯。

七月十五日开始并继续不已的暴行威胁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生存。那些暴行不仅明目张胆地违反了安全理事会自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以来定期通过的各个决议，也导致一个紧急状态和战争的威胁危及共和国两个社区的生命。值得记载的是发动政变的希塞统一运动者在三天之内就杀害了 2,000 多名希裔塞人并拘禁了另外 3,000 名希裔塞人。在那个时期，这种命运马上就要降临到土耳其人的身上已是公开的秘密。为了结束这种严重的局势和消除对塞浦路斯人民，尤其是土耳其人社区的人们的生命和财产的紧急威胁，土耳其根据它在一九六〇年的保证条约下所负的国际义务才迫不得已进行干涉。这个合法的干涉不仅维护了塞浦路斯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并且恢复了希腊国内的民主统治，也结束了塞浦路斯希裔塞人之间的自相残杀，为此罗西迪斯先生和希裔塞人的领导者必然暗自感激。

过去十一年来对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社区一直使用“强权即公理”的原则的这些人，现在因为土耳其行使她的条约权利进行干涉，以便从他们的手中挽救塞浦路斯的独立和土裔塞人社区免于完全灭亡，竟大喊大叫起来实在荒谬已极。让我们

记住，及至土耳其设法从希腊军人政府及其在塞浦路斯的傀儡手中挽救了塞浦路斯的独立，在许多村庄中已经有成百的土耳其平民（其中包括还不到一个月的婴儿）被屠杀了。

今日，在写这封信时，南部的土裔塞人正在敌对的希裔塞人枪手手中过着经常恐惧不安的生活。又有几个土耳其人被希裔塞人枪手打伤而送进医院，担心他们生命安全的土耳其人继续冒着严重的危险尝试逃到土耳其人的区域。阿克罗蒂里英国主权基地里的10,000名土裔塞人难民，没有一个愿意回到他在南部希腊人控制区域的家去，光是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在过去十一年中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和受的是什么样的折磨。

罗西迪斯先生宣称由于土耳其干涉的结果该岛的经济已经遭到损失，又大谈甚么“通过亲善的精神和友好的合作的经济发展”他忽略了在过去十一年来，希裔塞人和他们的政府已经尽一切力量摧毁共同创立者土裔塞人社区的经济的事实。希裔塞人政府篡夺了共和国的政府机构，利用共和国的一切资源以谋希裔塞人社区的利益、且不提预算中没有为土耳其人的社区花预算的一文钱的事实，土耳其人社区用它自己的资源改进它的经济的尝试也被希裔塞人政府用各种专断的限制横加阻挠。目前的事态是上述政策和十一年来沙文主义、仇恨、敌意和希裔塞人领导者的希塞统一运动刺激的结果。因此，罗西迪斯先生关于“通过亲善的精神和友好的合作的经济发展”的言论，很难与希裔塞人行政人员过去的记录协调一致。我们希望当我们在一个共有两个区域的联邦里确立了政治平等时，有可能进行全面的合作。

关于罗西迪斯先生认为埃杰维特先生的访问危及谈判的继续和常态的恢复，我要指出，埃杰维特对问题的实际探讨，不仅已经作出有利的贡献，事实上也使得由于两个谈判者之间政策的歧异，在埃杰维特先生抵达塞浦路斯前刚停止的谈判又能恢复。这些谈判现在正在继续的事实证明罗西迪斯先生的控告是错误的。

再者，罗西迪斯先生指控埃杰维特先生的演说是“挑衅性和严重破坏性”的言论，也是蓄意曲解埃杰维特先生的言论。用这种态度来解释埃杰维特先生的演说，显示了罗西迪斯先生和他所代表的人仍然执迷不悟，以为塞浦路斯就是希腊，希裔塞人是塞浦路斯的统治者，而为了推展他们的政治野心，他们可以任意摆布共同建立者土裔塞人社区。

埃杰维特先生的演说中没有挑衅性的言论，也没有任何言论表示或暗指塞浦路斯不应继续保持独立。相反的，作为一个曾因消除希塞统一的威胁而维护了塞浦路斯的独立的政治家，埃杰维特先生在他的演说中，对局势作了健全而有建设性的评断，并说明了塞浦路斯问题的实质，强调在这个新的形势中，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在联邦体制的架构内获得了巩固。

我相信安全理事会的可敬成员了解实际局势，一定不会理会罗西迪斯先生没有根据的指控。我们衷心希望希裔塞人方面终会看清问题的现实情形并愿在现已开始的谈判中合作，为塞浦路斯的问题寻求一个公正而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

如蒙阁下将这封信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不胜感激。

塞浦路斯共和国副总统

劳夫·登克塔什（签名）